四庫全書

子部

新書卷七

漢　賈誼　撰

先醒連語

懐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為先生也為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忳忳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惠然獨先迺學道理

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辟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矣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

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恐亡自憂也吾聞之世不絶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

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

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麗者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䴵餕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謚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

也

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吾飢而欲食御進腶脯粱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有閒君曰吾之亡

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笑曰嗟乎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即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卧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為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當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耳痺連語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無神而逆人則天必敗其事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王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明不若舉天地以成名於是紆身而乃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甚而安之說其謀果其舉反其德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天下服而御四

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城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臟之實毀十龍之鍾撻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故楚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此矣子胥發鬱肙忿輔闔閭而行大虐還十五年闔閭没而夫差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喫山草飲腑水易子而食於是履甓戴璧號唫告毋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

俗勤勞而不慍好亂勝而無禮谿徼而輕絶俗好詛而
倍盟放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為患
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嘷啼沬泣而言信割
白馬而為犧指九天而為證請婦人為妾丈夫為臣百
世名寶因閒官為積孤身為關内諸侯世為忠臣吳王
不忍縮師與成還謀而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
越既得成稱善累德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絶吳命
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槁而分裂容臺握而掩敗

則犬羣嘷而入淵彘啣葅而適奥燕雀剖而蚖蛇生食蘆葅而蛭日浴清水而遇蠆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籠而自投水自扶而掛東門身鴟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辜禍至乎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邦剉夫差兼吳而拊闔閭事濟功成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大夫種縶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自此之後勾踐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爲廣虛幽閒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順誅伐

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

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故凡

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諭誠連語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

至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令去

三面舍一面而教祝之曰蛛蝥作網令之人循緒欲左者

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士

民聞之曰湯之德及於禽獸矣而況我乎於是下親其

上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饉時酒二

醧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

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飢者居二年

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至死之寇闔

閭一夕而十徙卧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

之德也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屨决背而

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隨左右問曰王何
曾惜一踦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踦屨哉思與
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己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速
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
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文王曰吾夢
中已許之矣柰何其倍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
之故不倍槁骨況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豫讓事中

行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從事智伯及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剺面而變容吞炭而爲啞乞其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正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而三易卧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讎何無可耻之甚也今必碎身糜軀以爲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行之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及智伯分吾以衣服餡吾以髩實舉被而爲禮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退讓 連語

昔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亭田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其瓜之惡因往夜竊搔梁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瓜宋就曰是構怨召禍之道也令人竊爲楚亭夜灌其瓜令勿知也楚亭旦而往瓜則已灌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梁亭之爲也楚令大悅因以聞楚王楚王曰

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幣而請交於梁王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

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窶國也

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壤陛三絫茆

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

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君道連語

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

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撤桎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跣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梏況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已安也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効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為臺令近規之民聞

之者麏裹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况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亹亹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去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鏃而反脩之於己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

備矣

乾隆御覽之寶

新書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新書卷八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史廷龑

新書卷八

漢 賈誼 撰

官人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為礲礪行足以為輔

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内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脩身正行不愆於鄉曲道語談説不倦於朝廷知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

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傴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厮役也故與師為國者帝與友為國者王與大臣為國者伯與左右為國者彊與侍御為國者若存若亡與厮役為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厮役之禮以令名矣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

大臣奏事則徘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廝役從清門聽治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勸學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啟耳目載心意從

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聞窮巷之知者獨何與然則舜僶俛而加志我儃僈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甞傅白黱黑揄鋏陂雜芷若䖟䖞視益口笑佳態佻志從容為説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悇慱養心而巔一視之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跦醜聖道之忘乎己故步陟山川蚤冐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

敢久息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弛進而后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饑十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逮榮趺而無千里之逺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道術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

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儲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儀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舋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

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令行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

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者也其為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述也曰

請問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為嚚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為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心存恤人謂之惠反惠為讐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為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敖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為媟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為僈言行抱一謂之貞反貞為僞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為慢衷理不辟謂之

端反端為跡一作跋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為險行善決菀謂之清反清為濁辭利刻謀謂之廉反廉為貪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為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為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為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為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為污功遂自却謂之退反退為伐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疾行充其宜謂之義

反義為懰剛柔得道謂之和反和為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戾懷賢不逮謂之寛反寛為阨包衆容易謂之裕反裕為褊欣熏可安謂之熅反熅為鷙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為齧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廣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為侈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為靡吻䘏勉善謂之慎反慎為怠忠惡勿道謂之戒反戒為傲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為愚亟見窕察謂之慧反慧為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

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為詭行歸而過謂之順反順為逆勤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為錯容忠審道謂之僩反僩為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為陋論物明辯謂之辯反辯為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為眊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為圂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為䑋仁義脩立謂之任反任為撒伏義誠必謂之節反節為罷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為怯信理遂悏謂之敢反敢為揜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為殆克行遂節謂之必反必為恒凡此

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六術 連語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陰陽天地人盡以六理為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內變流而內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

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聖之行行和則樂與樂則六此之謂六行隂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修六行則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微細難識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為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之為訓道人之情以之為真是故内法六法外體六行以與書詩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為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修修成則得

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藝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體六行故也故曰六則備矣六者非獨爲六藝本也他事亦皆以六爲度聲音之道以六爲首以陰陽之節爲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爲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鍾鍾當一月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之清聲而内合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宫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聲音五也必六而備

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象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六
律人之戚屬以六為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
子二子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為從父
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為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又有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為曾祖昆弟曾祖
昆弟又有子子為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
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為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
是故六為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

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為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謂三廟上室為昭中室為穆下室為孫嗣令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三廟以別親疎有制喪服稱親疎以為重輕親者重疎者輕故復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緦麻備六各服其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王之所以禁亂也數度之道以六為法數加於小而度出於居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為度始十毫為髮十髮為氂十氂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為尺備

於六故先王以為天下事用也事之以六為法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言六尺以效事之盡以六為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之六節可謂天地之六事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說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神專而為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為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

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樂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為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樂流德之神理生變通之以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為之明則有輝於外矣外內通一則為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則潤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發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此

具也磬然有定矣不可得亂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
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形神明命因載於物故磬堅謂
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
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為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
又養物則物安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
能人象德者獨玉也寫德體六理盡見於玉也各有狀
是故以玉效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腒如竊膏之
理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樂流謂之神光

煇謂之明礐乎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道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理生變而通之以化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德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六理六美德之所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為所生法記故曰

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鬼神為此福者也博學辯義為此辭者也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畢以順理和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監以道之神摹貫物形通達空竅奉一出入為先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也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為目是故物

之始形也分先而為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纖襍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竅通之以道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据然濁而始形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為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氷疑而變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

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為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為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樂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為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樂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以之化明

者神氣在内則無光而為之明則有輝於外矣外内通一則為得失事理是非皆識於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發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礐然有定矣不可得亂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形神明命因載於物形故礐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物所道始謂之道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

也以道為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行仁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德以安利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家而弗離也故能物畜養養其不仰恃德此德之高而勿失則有道矣得而守之

則有德矣行而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此謂之道行此謂之行諸此言者盡德變變世者理也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音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而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之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為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禮而為之節文成人

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
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驩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謂
樂者也人能修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
必得而人心以為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其犧牲俎豆
粢盛齊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為此
福者也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
王舉德之頌而為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
垂人之後世辯議以審察之以轉於告是故弟子隨師

而問受博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故曰博學辯議為此辭者也德畢施物物雖有知微細難識夫玉者真德舄也六理在六明而易見也是以舉玉以喻物之所受於德者與玉一體也

新書卷八

新書卷九

漢 賈誼 撰

大政上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命也國以為命君以為命吏以為命故國以民為存亡君以民

為盲明吏以民為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為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功也故國以為功君以為功吏以為功國以民為興壞君以民為弱強吏以民為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為功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力也故國以為力君以為力吏以為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吏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

故其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能止敵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懼退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菑與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戒之行之善也粹以爲福已矣行之惡也粹以爲菑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被天之菑則亦無怨天矣行自爲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與有德天有常菑必與奪民時故夫民

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狂夫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嗚呼戒之戒之豈其以狂與惑自為之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讎然後禍菑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無有毋罪而見誅毋有

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誅賞之愼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下有治民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愼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爲非則諫而止之以道紀之下爲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假之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

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人臣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為人臣者助君理之故夫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故君以知賢為明吏以愛民為忠故臣忠則君明此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嗚乎戒之哉行道不能窮困及之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揜者行也故夫言與行

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别也是以智者慎言慎行以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為身災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後行之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菑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為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相駡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為尊而號不足以為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

民貴之故謂之貴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安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者故夫民命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嗚呼戒

之哉與民為敵者民必慎之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

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

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

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

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為

人君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

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善於此則共默協

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為惡於此則哼哼

然協民皆為惡於彼矣猶嚮之應聲也故是以聖王而君子乎執事而臨民者日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聖人也者賢知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為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為大久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

愛之則其國必興矣故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詳實爲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怨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者弗敬

則弗至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無易矣渚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猶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不為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

雖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闇飾矣故聖王在上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位上則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内不能

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至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為安因是民也而為治故湯以桀之亂為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為強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是以明君在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

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為言萌也萌之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為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休焉技能輸焉忠信飾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

之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也撰卿相焉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然後國

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藏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為身故不肖者之為身也不可以接友慈

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為表也言之然後知其悶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為明察也國之治

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君必擇其臣而臣必擇所與故察明者賢乎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内親之者謂之人為之行也故愛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之其禮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興矣故君子不得民而不能稱矣故

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能言而能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器任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諸侯即位享國在鞮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官有政長而民有所依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為言也考也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吏之為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為非而

不敢諫下為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羣也無人誰據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

修政語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為仇分人而不譐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

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爲也故黄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内取緑圖而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黄帝之道而行之學黄帝之道而賞之

加而弗損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吾非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學為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行仁者之操而學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躬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也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也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意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以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搜北中幽都及

狗國與人身爲面及焦僥好賢而隱不還而疆於行而
留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
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愛焉
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
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
也故欲明道爲忠必服之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

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服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其聞寡人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鬟

河而導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民士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為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

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與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陵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於得舉然後細福可必細菑可去矣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

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姓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修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故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暵暵然如日之正中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

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暵暵者民保其福也
既去而晻晻者民失其敎也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
必勝則吾為此柰何粥子曰唯攻守而戰乎同器而和
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
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
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
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

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也諸侯聽獄斷治

治陳仁於行而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

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

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為可也

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

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

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修於身而信於輿人矣治

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而興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修之以政而興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然一人有之萬民叢叢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

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六歲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鬻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修道而道修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奈何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語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

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道諂於君王政曰為人下者敬而肅為人上者恭而仁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諂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

而忠敬其士則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為異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

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賢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知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别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於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

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鬭閱不私相殺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

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内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乾隆御覽之寶

新書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新書卷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史廷輿

新書卷十

漢 賈誼 撰

禮容語下 雜事

魯叔孫昭聘於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非哀所也已而告人曰今兹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

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閒一月叔孫婼卒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為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令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雕鏤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燕好享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咨也若是

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侈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
事咨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夫天有成命頌
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
夙夜基命宥謐謐者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
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
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
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
安蚕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

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武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謌謡文武之烈累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人民順億鬼不厲祟民不謗怨故曰宥謐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令單子美說其志也以佐王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旣崩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興

晉之三卿郤錡郤犨郤至從晉厲公會諸侯於柯陵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訐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強其君令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諸史也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令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

不步目其心必異矣體目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絶其義足髙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咎既亡則國從之令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侯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矣今郤伯之語犯郤叔訐郤季伐犯則

夌人訐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郤明年厲公弑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必定志敬而怠人必乘之

嗚呼戒之哉

胎教 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爲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

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而就蔞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内此三月者王后所求音聲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太宰曰滋味上

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為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

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毋取於天下毋取於地毋取於名山通谷毋悖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息之道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后妃姙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不倨雖怒

不習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襁之四賢傍
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前有與計而後
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
此觀之立左右不可不練也昔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
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闔閭以吴戰勝無敵而夫差以
之見擒於越文公以晉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麗之宫
威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穆公以秦顯
名尊號而二世以刼於望夷之宫其所以君王同而功

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弒於沙丘任李兊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為義主失管仲任豎刁而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復反齊有陳單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絶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

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頹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為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桓公之讐也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走桓

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曰吾失矣立名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當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

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治而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治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攻齊棲閔王於莒燕度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

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其所安存則未有異於

郤走而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後而封比干

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况當世存

者乎其弗失可知矣

立後義 雜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階上西鄉於

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上堂當兩階之

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

授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三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巳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為君者夫埶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今以為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所以比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

相愛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聞尊敬而不讓其道莫經於此疾死置後以嫡長子如此則親戚相愛而兄弟不争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争亦惟學王官國君室也殷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為人臣而放其君為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為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下之

散亂以彊淩弱衆暴寡智治愚士卒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産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為天下辟興利除害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施之於後世也故天下猶行獎世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不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吏之故拘為古使結之也所以聞於後世也

賈誼傳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吴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吴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説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

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

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其辭曰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為鈍兮鈆刀為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

獨離此咎兮誶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乎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遥繒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

於螻螘誼既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崪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意合音當作臆）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

轉續變化而壇汾穆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夫差以敗粤棲會稽句踐覇世斯遊遂成卒被五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烝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

人何足控揣音團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僒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於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靚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

細故蔕芥何足以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濶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

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埶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等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

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賔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没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

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

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黄帝曰日中必熭音衛操刀必割令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工鼎反切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

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

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踈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皐甚者或戴黄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

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音寬髀音陛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

椎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
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
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
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
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
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
最完埶疎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
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

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恵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

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

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蹠古蹠字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

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跋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姆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非亶（讀曰但）倒縣而已又類辟（足病音壁）且病痱（風病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

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

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兎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令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加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襻及褾領者也古謂之車馬扆其上為乘車騎從之象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

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胡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

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

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盗者剟（音輟）寢戶之簾搴（音騫）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

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

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

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

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語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

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

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

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

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纍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頼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

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内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

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者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

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令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

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司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

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音罵棄市之法然則堂不已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隷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

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音彭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

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集詬集胡結反詬音后謂無志分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茍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

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譑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

大譴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

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

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王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

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蘄音芟去不義諸侯而虚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

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千移反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鉅偃反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

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茍身亡事畜亂宿既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

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熟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

巳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廼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

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乾隆御覽之寶

新書卷十